

1990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贾平凹之谜

孙见喜 著

责任编辑：金 平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金 平

书名 贾平凹之谜
作者 孙见喜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1年2月第一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75
印数：1—2,510册 字数260千

书号：ISBN7-5411-0676-3/I·632
定价：4.80元

内 容 简 介

贾平凹，当代著名的青年作家，被海外学者誉为中国当代文坛的“独行侠”。

贾平凹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奇迹。曾有人断言，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没出现过大手笔。而贾平凹恰恰以不凡之举卓立于文坛！年仅38岁的他已经出版40多部文学作品，在国内30多次荣获各种文学奖，并以其长篇小说《浮躁》在美国1988年度“美孚飞马文学奖”评选中一举夺魁。他的创作独辟一径，他的作品凝重深沉，他的文字语言冷峻幽默、潇洒自如，具有独特的创作个性和审美个性，难怪人们面对他的文学成就而惊诧一个又一个“贾平凹之谜”！

贾平凹有怎样的人生经历？有怎样的文学实践？从商洛山中的庄稼娃到蜚声文坛的名作家，他又有哪些超凡脱俗的灵感与顿悟？有哪些苦苦的挣扎与奋斗？有人说他得老庄精髓、具道家风骨、写独家诗文、成自身气候，果真是这样吗？本书以贾平凹的人生经历为经络，以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为血脉，人生与文章相交构、文品同人品相辉映，生动而详实地记叙

了作家的个性、爱好、身世、家史以及婚恋家庭、文学生涯，还有诸多名篇的创作经过和重大获奖的前后缘由。本书作者是贾平凹的挚友，历时数年对他跟踪采访，并从贾平凹的演讲、书信、日常谈话、文章笔记中摘引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书末还附有《贾平凹文学工作年表》、《贾平凹主要著作目录》、《历届美孚飞马文学奖获奖作品》等五个文献。全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令人不忍释卷的阅读魅力。

目 录

第1章	棣花镇.....	1
第2章	农村二十年.....	10
第3章	在西北大学.....	22
第4章	当编辑.....	48
第5章	她的名字叫韩俊芳.....	59
第6章	《满月儿》得奖.....	103
第7章	静虚村.....	125
第8章	在《长安》编辑部.....	162
第9章	春节.....	178
第10章	专业作家.....	221
第11章	衣冠履.....	240
第12章	诗书画.....	263
第13章	走商州.....	278
第14章	三喜临门.....	320
第15章	《浮躁》年历.....	346
附录之一:	历届美孚飞马文学奖获奖作品.....	358
附录之二:	贾平凹在美孚飞马文学奖新闻发布会 上的讲话.....	364
附录之三:	贾平凹文学工作年表.....	366
附录之四:	贾平凹主要著作目录.....	368
附录之五:	贾平凹获奖作品年表.....	370

第1章

棣花镇

1952年阴历2月21日，陕西省丹凤县金盆乡，一个农民的儿子降生了。他不是出生在本乡本土，他的本土在棣花乡。是娘害怕了祖嗣老屋的晦邪，执意要借金盆一方宝地让他降生的。棣花东街，那座老宅的西屋，娘两次坐炕都没有落住娃娃，她认定是宅基没有占住好风水。

其时，父亲贾彦春在金盆的南寺小学教书，娘寄住的这户人家姓李，为了纪念儿子出世的顺遂，父亲取儿乳名为贾李平。娘来金盆坐炕，还多半有赖于大姨的照顾。姨夫带兵驻扎在金盆，姨是随军的家属。这样，娘在月子，有亲姊端茶送水，比在老宅坐炕优裕多了。

老宅那边，贾家老少二十多口人呢！父亲排行老四，三位长兄个个儿女满堂。出月后，三口人回来，大院里漾起了一阵骚动。大伯替他们把旧屋作了改造，特意将门移开原位二尺，他说这一下门就正对着寨子岭，以后的日子准能起好势头。

娘儿俩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土炕。在这块平常的四六土炕上，贾李平是长子；但在这散乱的贾家大院，他却排行老八。父亲忙着接应道喜的人们。与贾家三辈为邻的厦屋婆来了，她

喜眯眯地抚摸着胖儿子，说她早十年就梦见穿红袄的娘娘爷把一背笼娃子倒在了牛头岭下的柏树林里。

柏树林里，长眠着这户人家的列宗列祖。

娘的脸上又漫上了愁容，她向厦屋婆讲述她的忧虑。说是这娃生下来几天不吃奶，一鼓劲儿地埋头大睡，连眼睛还是他父亲硬掰开的。她怀疑这娃是不是生下来就带着病。厦屋婆乐了，合掌仰天一拜，说：“这娃或许是颗宿星呢！他日夜兼程，衔命投胎，实在是跑得累了。应当让他好好地歇息歇息哩！”

大婶送过来红糖，也满不在乎地说：“分明是背笼底下的垫窝窝，怎么指望他一出世就去将令三军呀？”

二婶、三婶也齐声应和：“随他去！随他去！”

于是，他被随便安置在土炕的小角角。他一动不动，蹣在那里，平常得象只小猫、小狗。是啊，一切都太平常了，象那丹江坝上的柳絮儿，象那河岸滩头的石头籽儿……

二月天，龙抬头的日子。六九春阳，绵绵和风。丹江上浮起一层细软，水是碧绫，沙是素缟；最悦目的是那长堤岸柳，轻烟薄雾一般逶迤而去，鹅黄嫩绿的，似一道柔软的屏卫，给水和人以协调，给沙和土以界分。水流东西向，人畜南北走，长堤以里的弧月形百顷良田，小麦拔节有声，菜花蕾黄点点。散居埝畔的三百户人家，就靠着这片土地滋养，夏日收麦，秋后割稻；塘中育藕，岸边植芦。土中刨食的庄稼人，暖衣饱食、安宁太平的日子再不是镜花水月了！逃荒的回来了，躲债的回来了，四海游荡的逛山们回来了。他们都有了一份土地，都有了小康长乐的指望。他们联合起来，在这块大田的外沿箍了两道石堰，又修复了三丈高的镇河古塔，防御丹江那肆虐横

暴的夏洪秋水。他们在大田中央开一道笔直水渠，浇他们植在这片沃土上的五谷六豆……

仿佛是两扇的锅盖板，下扇是这百顷水田，上扇便是塬上的旱田。棣花镇就在上下扇之间，老街在埧下，新街在埧上；合起来是一个浑圆的盆地，锅板的接缝便作了长坪公路，那是1935年修筑起来，西接长安、东达豫西的315国道。盆地南，丹江曲绕而过；盆地北，西山塬懒散散错落。在塬的怀抱中，又横卧一座矮丘，讳名牛头岭。牛头岭地高坡平，视野开阔，天生一片柏树林，贾家祖坟列阵一般排在这里。

牛头岭，一座相对高度约六十米的黄土岗。从长坪公路北望，活脱脱一头黄牛作东西向盘卧，其首倔倔地高翘，却又作眷眷地回眸——目光的落点，越过棣花镇，扫过丹江，正着那本地八景之一的松林藏月处。这头倔犟的黄牛，肩胛高耸，尾臀嶙峋，虽骨架颇大，却瘦极、干极。那是水土流失了，躯干上布满刀割般的沟豁；沟豁的断层上，又裸出层层料姜石，那是远古时火山融岩与黄土的渗和物……

早先，这岭子是有过一派青翠风光的，因为风脉好，人们不妄动一抔黄土；又因为地处镇子的后根，所以护之若命系。人们在这里广培植被，柏树、柿树、枣树，错落成林，间有黄杨、女贞点缀其中。冬有冬景，夏有夏色，九里晒暖暖，伏里晚纳凉，时人无不交口赞誉。千百年来，这里未有滑坡、泥石流之患。旋岭而淌的小河清醇明净，村人淘米洗菜从不过二水。后来，牛头岭被迫多作贡献了，先是林木被砍，继之坟墓遭刨。梯田开出来了，种玉米、种红薯、种大豆、种高粱；玉米高粱败在一个旱字，红薯大豆却略有收获。特别红薯，农科所的专家们培养了农林四号、胜利八号，因宜地宜水，所以红

皮白瓢，食之干面，色香若栗。这物产在一段饥馑岁月委实起了大作用。牛头总是那么擎着，虽然学大寨时也曾被放过几炮，牛尾差点被斩断，但水流还是没有引上来，这土岗的余脉依旧甩到北沟去。

北沟有一景：垒垒石。那是三间屋大的两块黑石相叠，风能动之，人却难撼。千百年来，人们惊怪是什么神奇力量将这巨石垒在一起？后来，地质队来了，报告他们有了重大发现，说那石头相垒是地球上小冰河时期的证据。

西山塬两侧，东有苗沟，西有条子沟，两沟平行，自北而南夹棣花镇而入丹江。因为有这两沟的滋润，棣花老街的埧下便溢出两股泉眼。泉水甘冽，四季不绝，致使东西街之间涸成了一块“下湿地”。此地植荷，藕若小儿胳膊；红荷七眼藕，白荷九眼藕，品种清纯，互不混杂。两泉供此一塘，故此地有二龙戏珠的说法。

丹江自秦岭北麓的商县黑龙口流到这里已经洋洋洒洒，称河显大，称江却小，它已不同于一般村沟县河，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州河了。商州地，它穿流商县、丹凤、商南入河南境，再过淅川入老河口而往湖北，在那里携了汉水扑到长江怀抱里去。早先水脉旺时，襄樊的舟楫是直开龙驹寨的，当时船民水手成千累万，他们水路经商，为了帮会联络，竟在丹凤县府堂堂地筑起一座大馆，人称花庙。此庙今日尚存，为县上文化馆所用。离棣花镇七公里半处是商洛镇，这里是秦时商山四皓的长眠地，有庙堂一座，古柏二株，当地人珍爱至深，视若祖庭。丹江右岸，有一商字山，古为商州八景之一，曰：“商山雪霁望难收”，说是瑞雪初霁，遥望那山，山上沟渠岩阴未著雪处，点连勾划，成一楷书的“商”字。故古来雪霁，文人学

士多来此观景吟诗，遂使商洛镇成一雅集处。

棣花镇，当年各式庙宇多达十五、六处，最古的建筑是双庙。那是东街东头并排耸起的两座古庙，间隔仅二尺，其开间、人身、脊高，以至间架构造皆相似。东者关帝庙，西者二郎庙。二郎庙建于金代大安三年，风格溶金汉工匠艺术于一炉，有喇嘛庙的特点，据说是纪念杨戬的。相传八百多年前，秦桧割八百里秦川给金人，宋、金两朝的分界线即在两庙中间。彼时，宋人供关爷，金民奉二郎，各有宗庙社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所幸僵峙时间短促，不过两代人而已。嗣后，双庙前开辟广场，广场南头筑一高台魁星楼。逢年过会，村民演秦腔自娱；偶尔，也请南阳府的梆子，商州城的花鼓，在魁星楼咚嚓嚓地热闹几天。若是正月赛鼓乐，元宵闹龙灯，这里又是曹家沟、巩家河、野猫洼、贾塬、陈塬等周围几十个村庄闹对台的中心。其时，非敲破几面牛皮大鼓、踩伤几家老嫗儿媳不可收场。憋闷了一年的庄稼人，闹起社火来那是疯狂得可以的。后来，双庙作了队上的牛栏和库房。而魁星楼高台崛起、四面临风，成了夏夜间老少光棍们的天堂圣地。他们称这里为光棍楼，他们在这里一片芦席、一壶清茶、一袋旱烟，纳凉说古经，常作彻夜聊。话题最多的是鬼和狼。可怜那些黄毛稚童，台高上不去，便互相踩肩攀颈，爬上楼去，蜷缩在大人的衩裆里，捂着耳朵听狼，闭着眼睛见鬼，深更半夜，常常要被揪着耳朵拎回去。逢着雨天，魁星楼上人影稀少，这里便做了萤火虫的集市、蛙们交响的赛场、游狗走兽交尾的极乐世界……

棣花镇端前的丹江南岸，峭崖壁立千仞，上凿石洞数十，远望若马眼。这石洞大者阔数丈，小者仅方尺，多为当年大户

人家所有。荒乱岁月，兵匪之祸顷刻即至，所以有钱人在这里藏金纳银。路是没有，悬崖上只有栈道，而道板是可以随意抽去的。这石洞崖的东南，南沟的腰眼，横亘一座大石幢，夏洪巨流飞瀑，冬日冰川倒悬，都是壮观景色。石洞崖西南，耸一弧形山岭，岭的高处，偏就缺了一个浑浑的半圆，偏在这半圆里，却出奇地生得一片古松，若从牛头岭这厢望去，那分明是松中藏月了。于是，这便作了“棣花八景”中的一景。

棣花镇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说周朝有位姜娘娘，某日南游到此，歇脚时，将头上一支簪花寄放此地，归回时忘记拿走，后人遂修寺供之。于是此地名称“寄花”。后人叫转了音，谐为棣花。那古寺叫簪花寺，历史上屡毁屡建，香火不绝。最后一次塌毁在1958年，现今仅留一片废墟。另一种说法，是棣花镇得名于一种植物。那是可以用来嫁接梨树的砧木，当地叫棠棣子，属蔷薇科，为落叶灌木，叶卵形，边沿若锯齿，初夏开黄花，单生枝顶，有单瓣重瓣之分；花入药，有行水、消肿、止痛、止咳、助消化之功效。此植物在这里随地而生，入秋叶色火红，舒散异香。地以物名，于是有了棣花。棣花镇周围，山水极富性灵，古有“棣花八观”的美谈，道是：昙花胜迹、古塔钻天、松云藏月、怪石志异、南山飞瀑、二龙拱珠、圣庙神修、魁楼映瑞。

却说贾家大院这小八日渐显出了白白胖胖的形体，父母图口音方便，便喊他“平娃”，稍长，单唤一个“平”字。

父亲到西安师范进修去了，母亲精意侍弄他的第一个宝贝。因管理得当，奶质好，平娃发育良好，甚招一院老少喜爱。懂事后，乖、听话、勤快，为全院之最。他给大人取烟点火，替婶娘看门抱柴，为奶奶捶背穿针，小脚跑得风火轮一般。学龄

前，父亲抽空教得几个字，学会了，虽狗扎扎一般，却无处不有他的题字。偌大个红油板柜，被他用小刀刻得满是字痕。邻家盖了新房，泥皮未干，他用枣刺在山墙刻上留言。人碎腿短，攀不上魁星楼，便用电池里的石墨芯子在那楼基的石条上工整地留下“书法”。儿子能写信了，母亲高兴，夸平娃能行。

能行的事越发多了！五岁上，村里扮社火，他被安置在高台芯子上，别家孩子一上芯子吓得直哭，他却眉开眼笑地扮演起关公！

他这个家族，现在发得不小，但在爷手里，都孤单得可怜。爷以上的辈份，世代作穷，世代人丁不旺，有几辈皆单传。只怕绳从细处断，过了方知是金线吊葫芦。爷终生赤贫，一辈子溜光席，老死不知道铺着褥子睡觉是啥滋味。溜光席，夏里好说，冬里却难熬。冷，只得烧炕；炕洞里塞满柳叶，那是奶奶起早摸黑从河边用竹筐搂来的。爷在炕洞里填实了柳叶，奶奶便用草帽子去搨，火未燎起，却搨出狼烟布满世界。这时，爷爷便开始了每日一次的马拉松式咳嗽。那边是扯不断的咳嗽，这边是淌不干的眼泪。常年的烟薰火呛，奶奶的眼角常年都是红红的布满着粘物。炕烧得热了，脊背贴在烫席上，烤肉一般。身上没啥盖，北风刀子一般厉害，常常，半边身子烫红了，半边身子冻硬了。苦日月实在难熬！

父亲弟兄四个，逢着瞎年岁，常年逃壮丁、买壮丁。银子钱花了几斗，都是血汗换来的，都是求人看脸借来的。好在兄弟四人都争气，解放后，老三老四吃上了公家饭，老大老二也在村里有鼻子有脸。他们四人先后个个封妻荫子，小康日月愈见宽泛。爷是1949年下世的，奶奶则活到1962年。这个家庭发展

成了二十二口的大户人家，兄弟、妯娌、满堂子孙，一家过。小矛盾，大和睦，县上奖来了“模范家庭”的红匾，奶奶觉得她的脸面有盆子大。二十二张口，饭要大环锅，菜要一磁盆，妯娌四人轮流值班，奶奶当着总调度。吃食、穿戴，最小的优先。妯娌间出了意见，弟兄四个各自追究自家的。所以，整个家里谁也不敢偏亲窝私，谁也不敢偷懒贪嘴。弟兄四人是四根大柱，撑着这个家，老幼有序，教养并重。

家是不可能合到底的，分是自然规律。那是因了困难时期的客观所迫，也因了孙子辈的人口爆炸。到六十年代，孙男孙女十七人，齐楞楞半院子，他们要房住，要娶嫁，要工干。好在这个耕读之家历来家教严，孩子们懂规矩，媳妇们不蛮缠。弟兄四人一合计，家便轻轻松松地分开了。分开了好，各自为战，扩大生活摄取面，培养独立精神。平娃家分得厦房两间，熬锅一口，还有八个大萝卜。他们四户人家，都是从这点家业起身的。多少年后，孙子十男七女，个个都直了身，扬了头。且看十个孙男：老大干部、老二教员、老三村干、老四司机、老五工人，老六老七农艺、老八作家、老九工程师、老十教师。

这叔伯弟兄十人各自成家立业之后，逢着年节聚首，轮流作东，各家都是好气色。居乡下的，各自建造了小院落，居城镇的，各家都是三转两响电器化。

平娃父亲退休后，在棣花镇东头盖起一所宅院，虽非雕梁画栋、玉砌朱栏，却也青堂瓦舍，幽雅可人。人退休了，知识分子的雅兴尚浓，小院植了牡丹，植了月季，植了寒菊；或夏夜纳凉，或中秋赏月，邀了老弟兄们，一壶浊酒，四碟小菜，他们谈诗论道，奕棋品茶，享一番天年之乐。

平娃一弟二妹。弟名再娃，肢体五大三粗。他承袭了父

业，在一所中学教书，已成家，有一子。大妹在北乡干事，自食其力，生活滋润。小妹伴二老，手脚勤快，针线厨事无难。

第2章

农村二十年

平凹上小学了，一年级便开始给父亲写信。父亲在山阳县教书，妈妈的话，奶奶的话，都通过平娃的小铅笔传达过去。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年年得奖。初小设在法性寺，一年级的教室在贾家祠堂。

桌子是一溜土墩墩，凳子要自带。那时还没分家，院里孩子多，家里没有那么多凳子。大伯立了规定，考上高小才发凳子，初小一律没有。凳子没有，家法却有，大伯把一捆劈柴解开，用斧砍去毛刺棱角，发给每人两根。平娃是抱着两根劈柴去上学的。两根劈柴往人家凳子上一担，坐着夹屁股，他便骑了上去。于是，四年小学，他是骑着劈柴过来的。

他没有书包，娘用她衬枕头的蓝花布给他包书。没有笔，他自己想出了办法，把竹筷子削尖，蘸上墨水就是钢笔；偷一撮大伯羊皮褥上的毛，扎到柳棍上就能写大字。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三门课得了六分。回到家，他要把那个本本拿给娘看，却想不到竟丢了，他为此哭了一晌午。

从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他的功课门门好，人缘也好，深得老师们的宠爱。他由少先队的中队委升任大队长，胳膊上带着

三道红杠杠。大队长要向他的部下讲话，老师抱他站到凳子上。他爱看戏，远近都要随了大人去，后来还在村上剧团饰演角色，是《穷人恨》中的狗娃。那时候，他演戏的积极性很高。去外村演出，晚上回来常常很晚，娘便温两个“水花”柿子在锅里，算作儿子归来后的夜餐。学校里演出文艺节目，他说快板，口才流利，声音朗朗，如背笼倒核桃一般。那时，他幻想过，将来要当个职业演员呢！

戏是极爱演的，可学习从没误过。一年级时，有个星期六下午，娘领他到三十里外的县城去看姨姨，并说好星期天下午回来，不误他星期一上学。可是到星期天下午，姨说什么也要留娘再住一天，娘动摇了，不想走了，并要说服儿子。平娃执意不从，姨便下保证说，星期一早上挡个车，一碗饭的时间就回去了，误不了上课。熬到星期一早上了，三人去挡车，偏巧就没有挡住，眼看日头一竿子高了，姨就留他们吃过早饭再走。这时，平娃对娘说，你去帮姨做饭，我在这路上看人家骑自行车，饭熟了就回来。可是，饭熟了，人不见了，老姊妹方知上了大当。娘急急包了两个蒸馍，上路追赶，她知道儿子对学业是多么重视！

这一年，他刚刚七岁，有胆量独自走完三十里路。他心里明白，来时是顺着公路走到县城的，回去也只要顺着公路，终能回到家里。

娘整整追了二十里，才看见他的小影影。待赶上了他，离村只有两里路了。他虽然迟到了，但终于赶在放学前回到了学校。回到了学校，便不能算作旷课，便不能影响他当优秀学生。此后，娘带他走亲戚，再也不敢耽误他的学习了。这是他用自己的力量获得别人的承认的。在他成人之后，这个思想也

常常指导着他的行动。

早上去学校，他每天都去得很早。可是教室在庙里，满墙都是神神鬼鬼的壁画。这些五颜六色的面目于拂晓朦胧之中很是吓人，这样他便去鼓动全院的堂兄堂弟们。他们贪睡，他就挨个儿去叫门。他们结伙朝学校去，路过黑洞儿似的屋巷，路过秋风嗦嗦的苞谷地，谁也不敢打头，他便缩了脖子去充好汉。他有壮胆的办法，就是领着大家高声地唱歌。到学校先背书，书背熟了，便在教室门前跳舞、闹火。有一个堂哥，会学厦屋婆扭秧歌，逗得大家很是开心。小脚的厦屋婆扭过秧歌，是分地的那一年工作组领着扭的。

冬日里，破庙里北风端进端出，同学们冻得鼻流涎水的。一到下课，同学们跺着脚奔出去，他们有自己的取暖方法。向阳背风的墙角角，他们顺墙挤油油。每个人都可能被拥到墙角那个王位上去。在那里，可以憋了气，架起胳膊，让一排人的冲力把自己抬起来。大家都要攻占这王位，占领者也随时可能被后来者拐出去。这样，一个轮回下来，脚也热了，手也热了，身上说不准还要冒汗呢！只是这种取暖方法特别费衣服，因为挤油油总是贴着墙铤的。平娃人小，外号叫“菜籽儿”，他每一上阵就要被人打拐子别出去。别出去了，又常常被年龄大的同学捉住“打夯”。他们几个人一齐上，先将他按倒，再捉住两手和两脚抬起来，再高高地墩下去，总要听到屁股蛋子在泥地上“咚”地一响，方才哄散开来。

若是下午，无风，太阳红红的时候，他们也和村上的穷汉一样，在房檐下排阵围猎。不过，这种猎物非黄羊野兔之类，而是各自随身豢养的小动物。

秋收后，他最乐意帮人家剥苞谷。这时候，各家的大人都